

女作家的丈夫

和白先勇、劉紹銘、陳若曦同畢業於臺大，且同為夏濟安先生「得意學生」（書後的「介紹語」）的松青，最近由高雄的文皇出版社出版了一本短篇小說集，書名「女作家的丈夫」。形式

雖是短篇小說，但主要人物不變，情節脈絡相貫，看得耐性些，可視為長篇小說。但對我來說，却有着讀傳記（或者說是知人隱私）的趣味；因為，書中人物雖皆為化名，但由於他跟他所稱的那位女作家（亦就是他的前妻）以及幾位關係人物，都是我所熟悉的；更由於這件事鬧到後半截時，我曾多次成為當事人的聽眾，如今經由松青兄絲絲入扣般的描寫，以至和盤托出，得而大悟，我所得到的「收穫」，自倍於一般讀者。

松青的「女作家前妻」是誰，用不着我指名道姓，對文壇稍有了解的人，必然明白。「女作家的丈夫」一書中，松青所扮演的是一個「小可憐」似的角色

，令人同情，同時也令人憤慨。但這畢竟是一面之詞（相對之詞，多年前我也聽過無數次，說法自然不一樣），而且這種近乎社會新聞式的事件（不能算是新聞，已經過去十多年了），所在多，是誰是誰非，第三者實在用不着置喙。但因為本書標名為「女作家的丈夫」，由是倒引起了以下的兩點感想：



第一、女作家丈夫之難爲。我這麼說，必然會引起已婚女作家們的指責，別忙，我不是說所有的女作家，而且，我承認絕大多數女作家，是好太太、好媽媽，甚至由於女作家對人生有着比一般女性更細膩的認識，因此她們的「好」絕不是「賢妻良母」這四個字所能涵蓋。但是，不容否認的是，確有些女作家（不論她够不够資格被如此稱呼），自視過高，只想著「要對人類負責」而不想對家庭負責。她看不起丈夫，不論丈夫懂不懂文學。她也看不起丈夫的朋友，不論丈夫的朋友懂不懂文學。她所看得起的人，是莎士比亞，是李白，是梵谷，是鄧肯。她不屑於做家事，因為家事佔去了她寫作和思想的時間，因為家事是俗人之事。她厭惡傳統中的一些禮節，例如爲丈夫的朋友倒茶，丈夫的長輩（其實也是她的長輩）來訪時她應該迎送，言詞中應恪守晚輩的分寸，不可針鋒相對。一切的一切，只因爲她念念不忘自己是「女作家」。

作爲這樣的女作家的丈夫，其「難」便可以想見了。勸是沒有用的，因爲論道理，她比你還清楚。她是「不爲也，非不能也」。有人以爲「志趣相投」是美滿婚姻的要件之一，但相對的還有一句話，謂「文人相輕」，兩人都寫作，「志趣」當然「相投」，却由於對文學的看法殊異（如松青與他的前妻），乃由「相親」而成爲「相輕」，使雙方多了一項吵架的理由（甚至主要的理由）。那麼志趣不投呢？例如丈夫是個公務員或工程師，對文學完全外行，凡太太的作品，不論好壞，一味讚美，並以此爲榮，如此豈不可以滿足她的虛榮心，而使家庭的和諧得以維持？這恐怕也未必，因爲她會覺得你語言乏味，俗不可耐，面目可憎。久之你若「偷」看她的作品，反而會使她厭惡。同時，也由於你不懂文學，即使讚美，也搔不到癢處，致使她覺得心靈空虛，感情寂寞。這個「女作家的丈夫」，乃間接形成了對她的「精神虐待」。

我這樣寫，或許有些誇張，但箇中所感，却並非始於拜讀「女作家的丈夫」一書。

我不是婚姻問題專家，這問題也不是本文所欲表達之範圍。不過，我仍然要說「夫妻相處，

貴在互尊、互容」這句老話。「女作家的丈夫」難爲；相對的，「男作家的妻子」又如何？假如上述的情形易人而處，女作家成爲男作家，那麼，這個「男作家的妻子」，她的日子想必也不好過。婚姻中是誰也不該被迫使成爲「小可憐」的！

第二，成名的可怕代價。「女作家的丈夫」一書中，描述了那位女作家爲了使自己迅速成名，而跟一位出版商有了男女間事（那時雙方還沒有離婚），真象如何，局外人自然不得而知。如果真有其事，我毋寧希望那是肇因於感情（雖然這已經很不道德），不是爲了成名而甘願付出代價——這實在太悲哀，甚至是不可恥了！

年輕女孩爲了遂星夢而委身於某製片、某導演的傳聞，我是聽得太多了，但相同情形產生於女作家和編輯或出版商之間，却是聞所未聞。女作家也好，男作家也好，他和讀者間所依憑者乃是作品，只要作品好，自然有其地位，作品不好，明星式的吹捧、宣傳，其結果必屬徒勞。這乃是作家絕無必要買編輯賬最堅強——也是唯一——的理由。我在這個專欄中曾經說過，根據我從事副刊和雜誌編輯的經驗，以及由於從事這項工作而結識了許多副刊和雜誌的編輯，我敢肯定地說，沒有一位編輯不重視新人，甚至是在儘可能地發掘新人，因此，一個有才氣的新人（不論其爲男或女），根本不必經過任何寫作以外的關係，去結識編輯。雖然編輯對作品或有見仁見智的不同看法，但好作品是絕不會處處碰壁的！作品寫不好而想成名，不管用什麼方法，使什麼手段，即使達到了發表的目的，久之也必難逃讀者的法眼，而遭到唾棄的命運。做這樣的「作家」，又有什麼意思呢？

聰明如「女作家丈夫」一書中的那位女作家，當年怎麼會沒有這個認識呢？我不解，真的不解！

白茜如——一個屬於廣播的名字

朋友的女兒學廣播電視，對於三家電視公司的內情（或內幕），歷歷如繪，如數家珍。特別是幾位連續劇的紅製作人，他們跟公司的關係，用什麼方法拉廣告（包括正當的和不正當的），說得繪聲繪影，有憑有據。言談間儘是電視（其實也是電影的）術語：Pan, Zoom in, out, Wipe in, out, Fade in, out, Dissolve in, out, Take over, C. M. 等等。眉飛色舞，手舞足蹈，儼然是個小專家。一會兒之後，我想她學的既然是「廣播」「電視」，於是提起了「白茜如」這個名字，但意外——真意外——的是，她居然瞪着大眼，搖着頭說：「白茜如？這個人是幹什麼的？」

一個學廣播電視的人不知道白茜如，這不僅是白茜如的悲哀，更是整個廣播事業的悲哀。「電視取代廣播」之說，不幸又得到了一個證據。

我記錄這件事實，無意菲薄我們的廣播電視教育，自然更不需要如此大張旗鼓地責備一個晚輩。我倒的確有意為白茜如鳴冤。

大多數的人想必都知道白茜如。十多年前，她主持中廣「九三俱樂部」時，無論在社會，在軍中，幾乎有着「顛倒衆生」之勢。特別在軍中，由於「九三俱樂部」主要的聽衆對象是國軍官兵，因此這個節目成爲了官兵每日主要的精神食糧，許多官兵集錢買收音機，主要的目的，就是爲了要收聽這個節目。我那時正在軍中服務，深深體驗到白茜如這個名字在官兵感情上和精神上的重要性。一個運動推行時，如果能經由白茜如之口向官兵解說，其效果遠超過於部隊長的多次訓話。官兵戲稱（也是尊稱）她爲「白部長」（因「九三俱樂部」之名而來）：「白部長說的」、「寫信給白部長」，如此談話，到處可聞。

民國五十年（或五十一年）的一個秋天，白茜如率領中廣公司的勞軍團到東引島勞軍，那時我在東引擔任「東湧日報」總編輯（一份八K兩版的油印報）。勞軍團的船自基隆出發，算計航程時間，將在黃昏後到達。但是，午後起便有人在碼頭守候，我於晚餐後抵達碼頭時，但見一片人潮，越接近入口處人越多，真正是寸步難行。不知什麼原因，交通船晚到了大約一個鐘頭，可是人羣不但見減少，反而更多。當交通船的黑影出現時，人羣中響起了如雷般的吼叫聲，那聲音只有簡單的三個字：「白部長」，吼聲持續了一個鐘頭左右。交通船在海外拋錨，由舢板駁運，當白茜如所搭乘的舢板快接近碼頭時，至少有一百人突然湧入海中，去迎接白茜如。人潮掀起了浪潮，舢板搖擺不已，將站着的白茜如顛倒海裏，在她將跌未跌之際，我用照像機拍下了這個珍貴的鏡頭。

第二天起，這個勞軍團展開勞軍活動，節目主持人是白茜如。當白茜如站在麥克風前時，掌聲雷動，有一次我冷靜地計算了時間，竟達十二分鐘之久（那還是部隊指揮官下令停止的緣故），這份熱情，使白茜如簡直沒法說話。這個勞軍團在東引的勞軍活動約在十天左右，日場、夜場、訪問碉堡，真是馬不停蹄，可是白茜如所到之處，她所接受的熱情和熱烈的接待，始終不衰。我在東引島服務將近兩年，通常每個月總有一個或兩個勞軍團到東引表演節目，因此勞軍團之於該島官兵，並不是一件新鮮事，記憶中從沒有第二個勞軍團體（包括由電影明星所組成的）曾受到官兵如此自動的熱情歡迎。毫無疑問，因為這個勞軍團裏有白茜如——白部長。

還有一件事，也是我所目睹的。在這個勞軍團離開東引大約半年後，報上刊出白茜如在士林遭到車禍的消息，車禍的情況顯然並不嚴重，但是這件事却成為官兵們聊天時的主要話題，關懷之情，猶如白茜如就是自己的親人。幾天之後，有人發起全島簽名慰問，雖然結果並不是島上每個人都簽了名，然而，這個事實充分地顯示出了白茜如在官兵們感情上的地位。

必須要強調的是，白茜如並不是一個「美女」（至少我認識她的時候不是），她那時候的年齡大約在三十五歲左右，穿著樸素，不施脂粉。這跟今天電視或電影女明星出現在羣衆中時必然作時裝表演式的金光（或銀光）閃閃，驕首弄姿，截然不同。她又沒有歌唱或其它娛樂節目的表演才能。所以，若想「嘩衆取寵」，她是沒有本錢的。然而，我敢武斷的說，作爲一個節目主持人，包括電視在內，再也不會有第二個白茜如！

白茜如的成功，在於她的誠懇和敬業。播音員所「取悅」於聽衆的雖僅憑聲音，但是如對工作不愛，對聽衆不愛，敷衍塞責，拿着稿子照本宣科，則即使音色再美，也不過只是一架「美麗的錄音機」，時間一久，聽衆必然會在她的聲音中發覺她矯揉造作、欺騙聽衆的本面目。這種播音員，這種節目，必遭聽衆揚棄。白茜如同然有着第一流的播音技巧，然而真正造成她風靡一時的主因，却是上述她的誠懇和敬業。她曾因目睹前線將士天寒時沒有手套，而主動在節目中呼請各界捐獻手套。凡聽衆要求她協助之事，只要能力所及，無不滿足所需。（我的一位同僚，寫信給她，請她寄贈毛線衣，不久後，一件毛線衣果然寄到）在東引勞軍時，她去我所服務的報社參觀，交談不過三言兩語，且是初次認識，却在返臺後不久，寄給我一隻溫水杯。我絕沒有向她作任何需要溫水杯的暗示，但事實上，外島天寒，報社的工作又常達深夜，溫水杯確有其需要。一隻溫水杯雖然所值無幾，但它贈自一位素昧生平者之手，其中溫馨，簡直使我終生難忘。由這個事實，却也可以真出白茜如對於她的聽衆之愛，已達於如同家人之境。

由於白茜如以愛家人之情去愛她的聽衆，因此聽衆自然也視她爲家人。許多聽衆（特別是由外島來臺渡假的國軍官兵）去中廣找她，她必見面，並經常請來人吃小館，共話家常。聽衆有怨言，有牢騷，寫信給她，或跟她面談，她給予勸諫，言辭誠懇，不唱高調。上述兩個事例，我在軍中時經常聽到。她製作「九三俱樂部」以及以後的「我們的家庭」，內容充實精彩，使後繼者

有難以接棒之苦。（這是現在中廣「我們的家庭」主持人張莉對我所說的話）她對工作的敬業精神，由此可見三隅。

我和白茜如曾在中廣同事一年多，這時候的白茜如，已由輝煌趨於平淡。她不再擔任播音，主要的工作，是每天坐在播音指揮室裏，監聽各節目的播出情形，故謂「白指揮」，另外，她跟徐謙於星期六輪流導播在星期天晚上播出的廣播劇。儘管她仍然熱愛她的廣播工作，但她已由第一線而轉至後勤，甚至沒沒無聞。

我寫這篇文章，是我自進入中廣以及離開中廣前後兩年中一直淤積不化的感慨，絕不是捧白茜如。其實，白茜如需要「捧」？她的名字早已進入了許多人的記憶裏，甚至必將進入中國的廣播歷史裏。我個人從沒有跟她有過私誼性的交往（跟中廣大多數同事一樣，我稱她「白姐」），然而，我却對她始終維持着英雄式的尊敬和崇拜。

由白茜如的「無聞」，而聯想到了廣播的「無聞」。廣播真的不能在電視風暴中力挽狂瀾嗎？事實儘管是事實，但由着它自生自滅，或者關起門來自唱高調，不謀生計，這該不是熱心廣播事業如白茜如者所甘願的吧！

文學批評家

錄自中外文學
「批評的時代」（徐言之譯）

「到底什麼是文學批評家呢？我以為文學批評家就是一個非常優秀的讀者；他是一個有能力於把他的讀書心得轉述給他人的讀者；此外，他還可以是一個具備了其他能力的人，但是這些能力都是因為機緣湊巧後來學會的，並不是先天具備的。當然，我們之所以讀他的批評文章，往往就是為的他後天學來的智能，而不是他先天的秉賦。文學批評的文章常常（雖然並不一定必然如此）是一種變異型態的文學創作。有人也曾這樣委婉地描述過批評家：我們從他說錯的地方所學到的，比從他人說對的文章中所學到的東西還要多。」